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古史卷二十四至三十

詳校官編修臣温汝适

編修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方煒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張曾溶

古史卷二十四

宋　蘇轍　撰

伯夷列傳第一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皆往歸之蓋西伯受命稱王紂雖無道置而不伐者九年及文王崩武王終三年之喪帥諸侯之兵觀政於商而還

居二年紂日長惡不悛遂舉兵伐之伯夷叔齊乃相與扣馬陳君臣以諫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史記周本紀武王即位九年上祭于畢為文王木主載之車中東觀兵孟津十一年遂伐誅紂伯夷傳記伯夷諫武王之言曰父死未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進退皆不可據故一取尚書為信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耻之隱於首陽義不食周粟採薇而食之卒以餓死孔子稱之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衛出公與父莊公爭國冉有疑之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

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由此言之伯夷叔齊之出也父子之間必有間言焉而能脫身以遠於亂安於喪亡不以舊惡爲怨故凡言伯夷之不怨以讓國言之也孔子稱古之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栁下惠少連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歟謂栁下惠少連降志而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夫伯夷叔齊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

其道義之所在無以生爲也故志不降身不辱自栁下惠以下皆全生者也故志降身辱獨其言行不汙耳至於虞仲夷逸雖隱居不屈而佯狂放言身絜而言蕩蓋未有若伯夷者故凡言伯夷之不辱以去周言之也蘇子曰武王以大義伐商而伯夷叔齊亦以義非之二者不得兩立而孔子與之何哉夫文武之王非其求而得之也天下從之雖欲免而不得紂之存亡不復為損益矣文王之置之知天命之不可先也武王之伐之知

天命不可後也然湯以克夏爲慙而孔子謂武未盡善則伯夷之義豈可廢哉宋昭公以無道弑春秋雖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然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以不討賊稱人晉靈公為之會諸侯於扈以不討賊不叙明君臣之義不以無道廢也

古史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古史卷二十五

宋 蘇轍 撰

管晏列傳第二

管夷吾仲者頴上人也少時嘗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為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齊侯公子糾死管仲囚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始

吾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予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耻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禄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嘗爲名大夫

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管仲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强兵故其稱曰倉廪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源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刑賞必當不以其私故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没齒無怨言其於諸侯抑强暴扶寡弱來之以禮服之以義不以力勝不求苟得是以諸侯順服無與爭者狄滅邢衛言於桓公

與諸侯救而封之甯母之會復言於公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子華將以鄭為内臣却而不受於是鄭伯從之乞盟此其所以覇也管仲封於小穀魯莊公德之為築其城嘗聘於周王以上卿之禮饗之管仲辭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事何辱命焉卒受下卿之禮而還然管仲家富侈擬於公室塞門反坫三歸官事不攝而桓公亦上僭王室内嬖如夫人者六人終以此敗故孔子譏其不知禮管仲既没齊國因

其遺業常强於諸侯至戰國之際諸子著書因管子之說而益增之其廢情任法遠於仁義者多申韓之言非管子之正也至其甚者言治國則以智欺其民言治外則以術傾鄰國於是有不訾之寶石璧菁茅之謀使管仲而信然則天下亦將以欺奪報之尚何以覇哉管仲之後於齊無聞有管修者事楚爲賢大夫白公之亂死焉

史記稱管仲善因禍爲福轉敗爲功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之不入桓公實北伐山戎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盟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今考之此二

說皆非也桓公二十九年會諸侯于陽穀為鄭謀楚是歲有蕩舟之事故明年伐楚因遂侵蔡蔡在楚之北故春秋先書侵蔡其實本為伐楚動也山戎病燕故桓公為燕伐之非不義也亦何待令燕修召公之政而後可哉如曹沫之事蓋出於戰國之雜說公羊不推本末而信之太史公又以為然今刺客傳論之備矣皆不可信故不取也

蘇子曰孔子稱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民到于今受其賜以仁許之至於子路稱其果而已曰仁則吾不知也然孟子以為子路曾子之所畏而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何哉夫管仲之所以為其國者至矣然其所

以不若三代者蓋求而後得之非其有餘而自及之也孟子有言居下位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弗悅於親矣故人必先自信自信之餘而後親信之親信之餘而後友信之友信之餘而後君信之君信之餘而後能治民皆以其有餘及之未有不能誠身而能治民者也雖或能之民之報之也必粗夫子路自其誠身而為之矣而其功未足

以及民管仲其功足以及民矣而其身未嘗自信也故三歸反坫子路之所不爲而九合諸侯子路之所不能也由子路之道惟其不成成則堯舜是也由管仲之道止於是而已矣此孔子之所以取之而孟子之所以不予也

晏平仲嬰者齊之世家也父曰晏桓子桓子卒嬰麄衰斬草經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非之曰此非大夫之禮也嬰曰惟卿爲大夫不自直也晏子蓋

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三世以節儉力行重於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世以為陋而晏子行之自若莊公之納欒盈晏子諫不從莊公卒以是死方其難作崔杼閉門齊人莫敢至者晏子獨立於其門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以其口食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

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三踊而出人謂崔杼必殺之杼不敢曰此民之望也於是崔杼慶封盟國人於太宫曰所不予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是予有如上帝乃歃崔慶既滅欒高方執齊柄以邶殿之邑六十予晏子晏子辭弗受吳季札聘於齊見晏子說之告之曰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子速納邑與政乃免於難是時陳氏

陰收齊民季子與晏子知之晏子嘗以事適晋晋叔向問齊故晏子曰此季世也齊其為陳氏矣其後陳桓子卒滅欒高專齊之政子孫代有齊國晏子雖以行義顯齊然不得任其國政葢從容風議時有所匡救焉晏子之宅近市景公欲為更之晏子曰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抑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焉公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識之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對曰踊貴屨賤景公愀然為之省刑及其

適晉公遂更其室還使宅人反之曰䢖宅是卜惟鄰是卜二三子先擇鄰矣其可違乎公不得已從之公有疾梁丘據言於公請誅祝史公以問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建以語康王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公曰子稱是語何故對曰有德之君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而無愧心鬼神用享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

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適遇淫君外内頗邪

上下怨疾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

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虚以求媚是以鬼

神不享國受其禍祝史與焉其所以夭昏孤疾者為暴

君使也今山林之木虞衡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

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

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强易其賄布常無

藝徵斂無度宫室日更淫樂不違内寵之妾肆奪於市

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寛政薄斂而疾有間遂田于沛晏子侍于遄臺梁丘據在焉公曰惟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和如和羹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泄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

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齊五味和五聲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

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逄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其後復從容為公言陳氏將代齊公信之而不能用其言之不田類如此越石父賢在縲絏之中晏子出遭之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絶晏子戄然謝之曰嬰

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絶之速也石父曰吾聞君子屈於不知已而信於知已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寤而贖我是知已知已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於是晏子延入為上客晏子出其御之妻闚之其夫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

它日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晏子死陳乞逐高國晏子之子圉奔魯

蘇子曰管子以桓公伯然其家滛侈不能身蹈禮義晏子之為人勇於義篤於禮管子蓋有愧焉然晏子事靈莊景公皆庸君功業不足道使晏子而得君如管仲之於桓公其所成就當與鄭子產比耳至於糾合諸侯攘却戎狄未必能若管子也唐姚元崇宋璟皆中興賢相然元崇好權利事武后立於羣枉之中未嘗有一言犯

之及事明皇帝時亦有所縱弛太廟棟毁巡游東都以為無害至於宋璟介絜特立於武后世排斥權倖身危者數矣其於明皇帝亦未嘗有取容之言故世嘗以元崇比管仲璟比晏子或庶幾焉

古史卷二十五

古史卷二十六

宋 蘇轍 撰

柳下惠列傳第三

柳下惠者魯公族展氏也名禽仕魯為士師三黜不去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故魯雖不能用終身不去魯僖公二十六年齊孝公侵魯僖公使展喜犒師受命於展禽齊侯未入竟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

辱於弊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藏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師桓之功我弊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海鳥

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
禽曰異哉臧孫之為政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
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
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今海鳥
至不知而祀之難以為仁且智矣夫仁者講功智者處
物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能周非智也今茲海
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常知避其災害是歲也海多
大風冬溫臧文仲聞之曰信吾過也使書以為三筴故

孔子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
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又
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及
孔子叙古之逸民謂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謂
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言中倫行中慮謂虞仲夷逸隱
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孟子
因之曰伯夷聖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伯夷非
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

去之若將浼焉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安能浼我哉夫二子之行不至於此而其風之所及則有至是者與蓋孔子稱作者七人其三人伯夷叔齊柳下惠皆見於書其四人朱張少連夷逸皆不見虞仲或曰太伯之弟所謂仲雍者也蓋始斷髮文身以治句吳儻或是歟

蘇子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義不事武王而柳下惠降志辱身三黜於魯而不去行若氷炭之異而

聖人皆取之者其心一也心苟不然則伯夷必陷於狷柳下惠必陷於鄉原而孔子奚取焉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夫君子平治其心外累既盡至於不可加損人莫得而見也雖其出處語默應於外者不一而其中未嘗違仁然後知其為同耳然孔子之論此三人或謂之賢人或謂之仁人未嘗以聖人許之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聞其語矣吾見其人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

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馬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其斯之謂歟蓋孔子之稱夷齊以為賢於當世之君子至於當世諸侯大夫則不能望其垣墻耳非以為堯舜等比也故其叙逸民亦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人而不能無可無不可而尚足以為聖人乎至孟子始謂伊尹伯夷栁下惠皆古之聖人與孔子異而世俗又從而廣其説曰此三人者皆聖人之趨時者也伊尹之後

士多進而寡退故伯夷出而矯之伯夷之後士多退而寡進故柳下惠出而矯之夫三代之風令世不得見矣而春秋之際士方以功利爲急孰謂其多退而寡進也哉此皆妄意古人耳湯之稱伊尹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伊尹之自稱亦曰維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及孔子叙書皆不以爲過謂之聖人或庶幾焉如伯夷柳下惠吾從孔子而已

古史卷二十六

古史卷二十七

宋　蘇轍　撰

曹子臧吳季札列傳第四

曹子臧者曹宣公之庶子也名欣時宣公之十九年會諸侯伐秦而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欣時逆公之喪負芻殺其世子而自立諸侯將討之宣公既葬子臧欲亡去國人皆將從之負芻懼告罪且請焉子臧反而置其邑負芻之二年諸侯來討執而歸之京師將以

子臧見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志有之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明年曹人告於晉請歸負芻而反欣時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置其邑與卿而不出孔子善之故於負芻之歸也書曰曹伯歸自京師春秋諸侯失地必名於其反也書曰自某歸于某曹伯不名而書曰歸自京歸言無與爭國者也其後二十年而吳季子稱子臧之義讓其兄諸樊吳季札者吳子壽夢之幼

子也凡弟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札季札賢父欲立之季札讓不可則立諸樊諸樊既除喪復欲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之義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諸樊十三年卒有命立餘祭欲以次必致國於季子餘祭四年卒夷末立使季子聘於上國至魯說叔孫穆子曰

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
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請觀於
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
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憂而不困者也
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
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
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
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

美哉蕩乎樂而不滛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盟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

之歌頌曰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音平節有度守有叙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

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遂聘於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作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

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季子之初使過徐徐君好其寶劒口弗敢言季子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也及還至徐徐

君已死遂解劒懸之徐君冡樹而去從者曰徐君死矣尚誰予季子曰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背吾心哉夷眛十七年卒吴人將以先君之命立季子季子逃去吴人乃立夷眛之子僚諸樊之子光以僚之立也不順陰養死士欲以為亂僚立十二年將因楚平王之喪伐楚復使季子出聘以觀諸侯季子至齊而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子聞之曰延陵季子吴之習於禮者也往吊而觀焉坎深不至於泉歛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

高可隱左袒右旋而號者三曰骨肉歸復於土魂氣無不之也已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及季子歸則光已弒僚矣季子復命哭墓復位而待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古之道也季子復事闔廬夫差年九十餘楚子期伐陳吴使季子救之季子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後

十二年而吳亡季子蓋已没矣
蘇子曰春秋之際世不知義而以權利為貴雖齊桓晉文皆以爭國成名者也如子臧之於曹季子之於吳皆有可取之義棄而不顧而况於爭乎予高二子之義欲考其行事而子臧反國而致事事不復見季子事吳九十餘年觀其掛劒於墓不以死背其心葬子嬴愽不以恩累其志引兵避楚不以名害其德蓋其所以養心者至矣雖禄之天下將有所不受而况於吳乎彼其所養

者誠重故也

古史卷二十七

古史卷二十八

宋 蘇轍 撰

晉范文子列傳第五

晉范氏陶唐氏之後也陶唐在周為杜氏宣王誅杜伯其子隰叔入晉范氏之祖也隰叔之子曰士蔿事晉獻公為司空蔿之子曰會逮事文公為戎右事景公為上卿秉國政晉國之盜逃歸於秦所謂范武子也武子生文子文子名燮郤獻子克有憾於齊武子請老以避之

文子始佐下軍有秦客廋辭於朝大夫莫能對文子知之歸以告武子武子怒曰爾以童子掩人於朝吾死亡無日矣擊之杖折其委笄已而從郤獻子伐齊勝之歸而後入武子曰何後也對曰師以喜歸恐人屬耳目於我也武子乃喜曰吾免矣景公之季年欒武子為政以文子及知莊子韓獻子為謀主師不妄出出輒有功欒武子所以能保晉國者三人力也及厲公即位三郤驕侈而公多外寵六年將與楚爭鄭文子畏其成功也言

於公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惟鄭叛晉國之憂可立竢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及河聞楚師將至文子欲還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又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文子不欲戰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齊狄秦楚皆強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強服矣敵楚而已惟聖人能外内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内患盍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

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文子之子匄進曰若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何患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遂戰晉人勝楚而歸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厲公卒不悟文子歸而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范氏福也遂自殺公果欲盡去諸大夫而立其左右先去三郤將殺欒書中行偃而不忍

書偃懼遂弒公及其外嬖而立悼公文子之子曰宣子
匄爲晉執政傳子鞅及孫吉射而敗爲趙氏所滅
蘇子曰欒武子始用智范韓所至有功一不用文子幾
不免死雖免死卒蒙弒君之惡嗚呼死生之於人亦大
矣文子以死易亂而欒武子耻失諸侯不知兵之加其
頸也其愚知蓋巳遠矣趙文子與叔向游於九原論晉
大夫之賢者稱范武子夫武子文子吾未知其孰賢彼
以死生耿之是以遺文子與

古史卷二十八

古史卷二十九

宋　蘇轍　撰

晋叔向列傳第六

叔向晋之公族也名肹氏曰羊舌其祖羊舌大夫事獻公爲軍尉從申生伐皋落氏勸申生以死易亂者也其子職佐祁奚爲軍尉生子四人長曰赤次曰肹次曰虎季曰鮒赤與肹皆賢職死祁奚言赤於悼公以代其父所謂銅鞮伯華也三世皆賢人叔向事悼公平公昭公

習於禮而勇於義以直聞於諸侯雖不專任晉國而晉之執政趙文子韓宣子皆訪之而後行晉國頼焉欒懐子好施而多士范宣子畏而逐之叔虎以力嬖於懐子宣子殺虎并囚伯華叔向樂王鮒幸於平公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不應人問其故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内舉不失親其獨遺

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公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馹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一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

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平
公十二年晉楚會盟於宋楚人衷甲趙文子患之以告
叔向叔向曰何害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
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
患也將盟楚人爭先叔向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
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旣罷楚子木歸以語其君曰宜
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二十一年楚
靈王求昏于晉韓宣子送女叔向為介過鄭鄭子太叔

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守之以信行之以禮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人弗逆楚王朝其大夫曰晋吾仇敵也今其來者上卿與上大夫也我若以韓起為閽以羊舌肸為司宫足以辱晋矣何如大夫莫對薳啓彊質讓楚子楚子謝焉乃厚其禮而歸之明年楚公子棄疾來報平公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之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從我而已安用效人之辟書

曰聖作則無寧以善人為則而則人之辟乎平公說乃
逆之平公之季年成虒祁之宫諸侯來賀歸而賤之皆
有二心及昭公立叔向知晉德之衰而力不能救言於
朝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三年七月會于平
丘將尋盟齊人不可昭公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
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
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
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叔向告

于齊曰諸侯尋盟旣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爲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先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常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

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然後就盟叔向事晉見其盛衰及其老也君弱臣强各營其私不在諸侯叔向區區其間弥縫其闕救敗而已其才不盡用也齊侯使晏嬰如晉叔向從之燕語齊晉之故晏子曰齊其為陳氏矣叔

向曰然雖吾公室亦季世也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公族盡矣公室將卑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室從之肸之宗十一族惟羊舌氏在耳肸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凡叔向所言諸侯大夫吉凶得失之際後多信者平公作虒祁之宫石言於魏榆叔向曰是宫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三年而平公卒諸侯不服楚靈王因陳亂以滅陳又將討蔡韓宣子問焉叔向曰蔡侯得罪于君父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不

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奔孫吴以討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陳今又誘殺蔡侯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惡而降之罰也既而楚人滅蔡二年而弑靈王楚子干自晉歸于楚韓宣子疑其得立叔向以其無德與人也知其不克子干卒死蓋叔向之母亦賢人也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諫之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吾懼其生龍蛇以害女非嫉之也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力欒氏之黨羊舌氏

卒被其戮叔向將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娶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厭忿纇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

女何以爲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咎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强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非是莫喪羊舌氏矣及叔向死晋人誅祁盈伯石黨於祁氏并及於䐚羊舌氏絶鮒字叔魚叔向之季弟也貪而多詐平丘之會攝君司馬求貨於衛淫芻蕘者衛人請於叔向叔向數其罪而止淫者晋以莒故執魯季孫意如既而將歸之季孫請受命於

會韓宣子患之使叔向叔向辭不能則請使鮒鮒見季孫而泣曰昔吾逃罪於魯由武子以不死今歸子而不歸將館子於西河柰何季孫懼而請歸士景伯如楚使鮒攝理邢侯與雍子爭鄐田雍子納女於鮒鮒蔽罪邢侯邢侯怒殺鮒與雍子於朝韓宣子問其罪叔向曰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

魚於朝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曰義也夫可謂直矣盖少之云爾

蘇子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從欲為叔向請以其同也棄而不應祁大夫老矣無位於朝以其覺也知其必為已言何其明哉不然晋楚之際亦多故矣同盟有衷甲之變交聘有司宫之禍苟明不足以應之身受其辱而國被其患可勝言哉然平丘之會齊人不服叔向詰之以禮威之以衆攘臂而仍之僅乃得之烏乎殆哉彼不

幸而老於衰晋蓋不得已而然歟

古史卷二十九

古史卷三十

宋 蘇轍 撰

鄭子產列傳第七

鄭子產名僑鄭穆公之孫公子發之子也發之字曰子國故曰國僑子國亦鄭之良大夫也與子駟子展同事成公僖公為三卿晉楚之兵無歲不至於鄭鄭人不知所從簡公元年子產尚少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公子燮國人皆喜惟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

大馬晉楚爭鄭必自是始不四五年不能安也三年尉止怨子駟聚羣不逞攻而殺之并及子國子耳子西聞盜不儆而出尸而攻盜盜入於北宫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産聞盜為門者庀羣司閉府庫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國人助之盜衆盡死既而子孔當國為載書使諸司聽命於已衆弗順將誅之子産止之請為之焚書子孔曰為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為政也子産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子必從之不然

必亂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乃定蓋子産一出而國人知其賢矣簡公十二年子孔得罪死子産為卿大夫良霄侈而愎公孫黒富而陵上有爭而未決大夫相與盟之矣國人憂之其賢者裨諶騣蔑相與言曰雖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紓蔑曰政將焉往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避子産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産息之明年黒攻良霄殺之大夫皆不安其上卿子皮以政授子産子産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為也子皮曰虎

帥以聽誰敢犯子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寛子産許之是時簡公之十八年也子産為鄭内協和大臣外敬事諸侯選賢以任事立法以齊衆行之二十二年定公八年而卒鄭人安之諸侯敬之復以政授子太叔鄭以無患者久之盖子産之為政慮遠而事詳凡其所施鮮不適理故無後害其稱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使國人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行之一年而民

謗之三年而民誦之子皮如晋葬平公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幾千人而國不亡子皮不從既葬將以幣見新君晋人辭之盡幣而歸乃歎曰欲敗度縱敗禮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克也平丘之會子產與子太叔從君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太叔以四十旣而悔之每舍損焉先會一日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太叔止之請待明日往則無所張矣堵女父爲亂死堵狗娶於晋范氏

懼其挾范氏以報也奪狗之妻而歸之晉晉以州田賜公孫段子產如晉為其子施歸田韓宣子辭子產曰縱子為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封疆之言弊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敢固以請晉人受之凡政無大小其慮之必預而處之必審類如此矣然鄭之賢者無一不用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辯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

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秉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行之以應對賔客是以鮮有敗事其要皆主於禮而加之以敬凡鄭伯將適楚必以告於晋適晋必以告於楚旣朝而反又使大夫聘馬以謝不敏其應接諸侯亦無所不盡禮衛北宫文子相衛侯以如楚過鄭印段勞于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太叔逆客文子言於衛侯曰鄭有禮數世之福

也然義之所在雖大國有不懼者矣鄭伯適晉晉以魯喪未之見也子産壞其館之垣以納車馬晉人來讓子産對曰諸侯舍於隷人門不容車若不壞是無所容幣以重罪也請修垣而行趙文子愧焉乃築諸侯之館楚公子圍將娶于公孫段氏國人畏其詐而襲鄭也子産使行人揮辭焉乃館于外旣而將以衆逆復使揮言其情楚人知其有備乃請垂櫜而入平丘之盟子産爭承曰鄭男也而公侯之貢懼弗給也自日中而爭至昏晉

人許之韓宣子來聘求賈人之玉子太叔子羽皆欲予之子產曰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吾且為鄙邑矣卒不予鄭大火子產授兵登陴子太叔曰晉將以為討子產曰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晉人來讓子產辭焉亦止駟偃卒其子絲晉大夫之甥也以弱故弗立父兄立瑕晉人來問其故大夫憂之子產弗謀而對曰天實剥亂駟氏其孤幼弱父兄私謀而立長親寡君弗敢知其誰實知之若鄭之二三臣而晉大夫專制其位是晉縣鄙

也何國之為晉人舍之故雖晉楚之强不敢加之至於
父兄率常厚之以恩使無怨焉以興亂子晳攻伯有逐
之子產與之盟而撫之伯有死子産枕其股而哭之歛
其死者而殯之駟氏將攻之子皮怒曰禮有禮必有禍
乃止公孫段貪而無耻子產有事賂以其邑子太叔曰
若四國何子産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為鄭書
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定以待其所歸可也旣
伯石懼而歸邑子晳與子南爭室子晳櫜甲而見子南

子南擊之傷大夫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逐行子南然亦時其有罪而致討焉豐卷將祭請田勿許曰惟君用鮮衆給而已卷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歸而逐卷公孫黑將作亂傷疾作而不果子產在鄙來傳而歸數其三罪而戮之尸諸周氏之衢故諸大夫畏而愛之子產旣治鄭名高於諸侯其爲人博識而有辭凡具所言諸侯紀之晉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子產以書責之宣子爲之輕幣鄭入陳子產獻捷於晉戎服

將命晉人詰之不屈趙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晉平公有疾卜之曰實沈臺駘爲祟史不能知又夢黄能入於寢門亦莫知也問之子産子産推言其實晉人貴之子産善因事而行義寛猛無常曲直無固惟義所在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産盍毀鄉校子産曰其所善者吾行之其所惡者吾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其於聽言如恐不及也然孔張失位晉客笑之富子諫曰國無禮何以求榮孔張之陋吾子之耻

也子產怒曰邪辟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子寧以它規我有星孛于大辰其占在鄭裨竈曰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將不火子產不予既火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太叔曰若有火國幾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竈焉知天道卒不予亦不復火鄭大水龍鬬于時門之外國人請禜之子產曰我鬬龍不我覿也龍鬬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宮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子產之不惑於禨祥至

矣然或夢伯有介而行言將殺帶與段旣而皆信則爲之立良止以撫之而幷立公孫洩以爲說君子之爲政本之以人情畫之以物理人情物理之所及雖鬼神幽冥之際無不爲也子産於此蓋得之矣實沉臺駘晉星也晉之所當祀也黃能鯀也鯀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亦所當祀也至於伯有鄭之世大夫也死而爲孽爲之立後而止固其理也若夫星孛于大辰而欲用瓘斝玉瓚龍鬬於時門從而禜之此巫祝之事未見理之當然者固君子之所不許也凡子産所爲無不曲當者惟作丘甲渾罕譏之而鄭卒先衛亡鑄刑書叔向譏之而子産之後鄭細日甚簡公之三十五年晉趙武死公如晉吊趙氏辭焉及

雍而復魯季友如陳葬原仲大夫越國而送葬春秋譏之鄭以人君而吊隣國之大夫此非知禮者之所爲使晋以爲口實而責其餘鄭必有不能堪者而子産行之何哉

蘇子曰子産爲鄭不以禮法假人凛乎其不可犯之將死戒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惟有德者能以寛服人其次莫如猛火烈人望而畏之則鮮死水弱人狎而翫之則多死故寛難子太叔爲政不忍猛鄭國多盜然後

悔之由此言之子產豈徒寛惠者哉然孔子之稱子產曰惠人又以為古之遺愛儒者由此意之故孟子言子產以乗輿濟人於溱洧以為惠而不知為政甚者又曰子產猶衆人之母能食之而不能教也此皆非子產之實蓋惠而無禮法以將之則有所不行若子產則以禮法行惠者也孔子之説云爾

古史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古史卷三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温汝适

編修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方煒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舉人臣王會燕

古史卷三十一

宋 蘇轍 撰

孔子列傳第八

孔子之先宋湣公之長子曰弗父何湣公之亡也公弟煬公熙立弗父何之弟鮒祀弑煬公而以國授何何弗受鮒祀立是為厲公而何世為宋大夫其曾孫曰正考父考父之子曰孔父嘉嘉為華父督所殺其子奔魯始為郰人孔子之曾大父曰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

紇以勇力聞於諸侯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禱於尼丘故名之曰丘字仲尼孔子之生魯襄公之二十二年也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幼而喪父葬於防山母諱之不以告及母死不知其墓乃殯於五父之衢有過而疑者因問之得於聊曼父之母然後合葬於防孔子長九尺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蓋未有知之者嘗為委吏會計當嘗為乘田畜蕃息年三十有四魯大夫孟僖子病且死召其大夫而屬之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

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
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
兹益恭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
牆而走亦莫予敢侮饘於是粥於是以糊予口其恭如
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之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
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死必屬説與何忌於夫子
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宫敬叔皆
師事孔子孔子將觀禮於周敬叔言於魯君予之一乘

車兩馬一豎子孔子得以適周問禮於柱下史老聃將辭去聃送之曰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惡者也為人子者無以有已為人臣者無以有已孔子自周反於魯弟子稍益進焉明年魯昭公孫於齊季平子專國季氏饗士孔子要絰而往陽虎絀曰季氏饗士非敢饗子也孔子由是退史記稱孔子年十七而孟僖子死書季氏饗士孔子要絰而往在孟僖子死前案左傳孔子年十七當魯

昭公七年是歲孟僖子相昭公如楚病不克相禮耳傳子之死實昭公二十四年則孔子年三十四矣又昭公二十五年陽虎始見然則孔子要經亦當在此後故皆改正之魯方亂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在齊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景公問政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是時景公失政其大夫田氏厚施以奪其民而公不悟故孔子及之它日復問昔秦穆公國小處辟其伯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辟行中正身舉五羖爵

之大夫起纍紲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伯小矣景公說史記言孔子年三十齊景公與晏嬰適魯問孔子以秦穆公事又於齊世家言景公獵魯郊因入魯與晏嬰俱問魯禮左傳皆不載恐出於戰國雜說故正之於此將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産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弛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

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曰待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猶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欲去景公亦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孔子年四十二魯昭公卒於乾侯定公五年季平子死桓子嗣立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以問孔子曰得狗孔子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閬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墳羊是時陽虎專季氏嘗囚季桓子盟而釋之虎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

之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虎時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烝豚孔子亦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魯君臣上下皆失其正故孔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弟子至自遠方受業者益衆定公八年陽虎將殺三桓不克出奔齊公山不狃為費宰不得志於季氏與虎同惡以費叛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不説

孔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然卒不行時孔子年五十自陽虎出而魯小安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十年齊魯會於夾谷孔子相定公將以乘車好往孔子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許之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好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子以公退曰

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避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兵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子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

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
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乃不
果享卒事齊人不能加魯齊侯愧焉乃歸魯鄆讙龜陰
之田十二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
雉之城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
季氏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於
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
我將不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

由司寇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以其貴下人乎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夘與聞國政三月粥豚羔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伯伯則吾地近焉我為之先并矣盍致地焉犂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國中女子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以遺魯君陳於

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語魯君為周道游觀終日卒受之三日不朝孔子將行而惡彰君之惡也於是魯方郊不致膰肉於大夫孔子遂行孟子曰孔子從而祭膰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之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然則孔子之去實以女樂而託膰肉耳宿乎屯師已送之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

以羣婢故也夫孔子去魯凡十三年適衛者五適陳適蔡者再適曹適宋適鄭適葉適楚各一諸侯皆莫能用卒自衛反魯孔子之初適衛也主於顔讎由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禄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於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獲罪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孔子貌類陽虎陽虎甞暴匡人匡人以為虎而止之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

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居五日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然後得去月餘復反乎衛主蘧伯玉靈公夫人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佩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為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說孔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居月

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為次乘招搖過市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害孔子拔去其樹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鄭東門外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臯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

狗然哉然哉孔子遂至陳主司城貞子有隼集於陳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長尺有咫陳湣公使問孔子孔子曰隼來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八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以無忘職業於是肅慎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太姬配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寶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無忘服也陳人求之故府得之居陳三年吳楚爭陳陳常被寇孔子去陳將復適衛過蒲會公叔氏

以蒲叛衛止孔子弟子公良孺以其私車與蒲人鬬蒲人懼與孔子盟曰無適衛孔子既出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神弗聽也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而伐之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公曰善然不伐蒲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歎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門者曰有心哉擊

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夫已而已矣孔子聞之曰果哉末之難矣孔子自衛將適晉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以中牟叛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聞諸夫子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叛子之往也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孔子至河聞趙簡子殺竇鳴犢舜華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

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氏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騏驎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而況丘哉乃還息於陬鄉作陬操以哀之反乎衛復主蘧伯玉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復適陳是歲靈公死明年魯哀公三年孔子

年六十矣魯桓宮釐宮災孔子聞之曰災必於桓釐之宮已而果然秋季桓子卒其弟康子嗣桓子病且死遺言於康子恨不終用孔子屬使召之故康子欲召孔子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也康子曰然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歟歸歟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子貢知孔子思歸送

冉求因誠曰即用以孔子為招云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於蔡蔡公孫翩弑昭公明年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近者説遠者来他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子聞之曰爾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去葉反於蔡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歟曰然曰是知津矣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歟曰然曰滔滔

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孔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他日子路遇荷蓧丈人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絜其身

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孔子反於蔡三歲吳伐陳楚昭王救陳師於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從之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譏刺皆中諸侯之病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行非仲尼意若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弦歌不衰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與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孔子知弟子

有慍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由有是乎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盍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君子能修其道

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為容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顔回入見孔子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顔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是吾醜也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顔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於是使子貢見楚昭王昭王以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

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顔囘者乎曰無有王之將帥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於城父楚狂接輿歌而過

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来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衛靈公死而世子蒯聵入於戚蒯聵之子出公輒立父子爭國孔子既至而弟子疑所予冉有子貢以伯夷叔齊之事質之然後知孔子之不予輒也子路問孔子治衛所先孔子答之以正名而子路不達前此三年季康子嗣立而名冉有矣後此五年冉有為魯帥師敗齊師于清今冉有在衛豈自

魯來見孔子歟哀公七年子貢在魯為季氏說吳太宰嚭豈今歲自衛反魯歟子路與冉有同為季氏家臣既而仕衛孔氏以死豈與孔子皆歸於魯復自魯仕衛歟傳記脫畧無所考證矣孔子既歷聘諸國其君無足與成事者將歸老於魯弟子冉有子貢方為魯臣故孔子磐桓於衛者累歲魯哀公十一年冉有帥師敗齊師於清季康子嘉欲名孔子問冉有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之鬼神而無憾然求之不以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無以小人固之則可矣衛大夫孔圉將攻

太叔疾訪於孔子孔子辭之退而命駕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哉圉遽謝焉將止魯人以幣召孔子乃歸季氏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孔子孔子曰丘不識也冉有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孔子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茍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昭夫人孟子

卒孔子吊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經而拜十四年齊田恒
弒其君孔子齋三日而請伐齊哀公曰魯為齊弱久矣
子之伐之將如之何對曰田恒弒其君民之不予者半
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告夫三子之三子告
不可孔子退而告人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哀公問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
枉錯諸直則民不服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對曰臨
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康子問政

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康子患盜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又問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吳之伐越也墮會稽得骨節專車吳子使聘魯且問之孔子曰無以吾命也賔既將命發幣於大夫及孔子孔子爵之既徹俎而燕客執骨而問曰骨何者為大孔子曰丘聞之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專車此為大矣

客曰誰為神孔子曰山川之神足以紀綱天下其守為神社稷為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孔子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為漆姓在虞夏商為汪罔氏於周為長狄今謂之大人客曰人長幾何孔子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吳伐越墮會稽前此十一年然其通魯則五六年耳史記載此事在定公之世則為失之矣孔子之歸魯非求仕也以為父母之邦益將老焉而魯之君臣亦莫能用自周室微而禮樂詩書缺孔子憂後世之無述也於是敘

書上紀唐虞下至秦穆為百篇删詩上采契稷中述商周之盛至幽厲之缺為三百五篇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至於禮樂之說遭秦焚書之變世不復見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孔子覲三代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周監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與魯太師論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縱之純如

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至其詳不可得而聞矣葢晚而學易讀之常編三絶為之彖象文言繫辭以發其秘復因魯史記作春秋取東周之後戰國之前當魯十二公以為前此者周之典刑行於諸侯無所事春秋後此者禮法大壞中夏幾於夷狄雖有春秋無所復施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魯人以為不祥孔子傷之故春秋終焉其實田恒三晉自是起也孔子之於當世其志見於春秋故曰後世知我者以春秋罪我者以春秋弟子受

業高弟七十七人其下者三千其於六藝不盡通也獲麟之三年哀公十六年孔子年七十有三蚤作曳杖而歌於門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趨而入孔子曰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丘殷人也予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

將死也寢疾七日而没實四月己丑哀公誄之弟子葬之魯城北泗上皆心喪三年喪畢乃去獨子貢築室於墓復三年而去弟子及魯人從而居者百餘室命曰孔里世世相傳春秋奉祠不絶雖帝王亦以弟子禮事之孔子少好學而無常師嘗從老聃問禮後與弟子言禮猶以聃之言為斷郯子朝於魯道黄帝以來名官孔子從而問焉歎曰吾聞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嘗學鼓琴於師襄十日不進師襄曰可以益矣曰丘習其曲矣

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人矣黮然而黑頎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其孰能為此也師襄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故世之知之者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而孔子亦自謂少賤故多能鄙事然非其所以為孔子也所以為孔子者人不盡知而孔子蓋略言焉曰我非多

學而志之者予一以貫之又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謂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而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至語其極也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然天下莫之知則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至其甚也則欲居九夷乘桴以浮于

海以示中國莫與立者而非其誠言也孔子生鯉伯魚
年五十先孔子死伯魚生伋子思年六十二作中庸子
思生白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子家年四十五子家
生箕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
子慎年五十七嘗為魏相子慎生鮒年五十七為陳王
涉博士死於陳鮒弟子襄年五十七為漢惠帝博士遷
為長沙守長九尺六寸子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
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為漢武帝博士至臨淮守蚤卒安

國生印印生雕

蘇子曰孔子一用於魯有成功矣而魯定公季桓子皆庸人一爲女樂所誤視棄孔子如脫弊屣孔子去魯而游諸侯有意於擇君矣乎當是時諸侯無可言者衛靈公雖無道而善用人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以無失其國孔子疑可輔焉是以去魯三年而往反於衛者四及知其不用然後適陳適蔡皆再孔子之於陳蔡無取焉耳陳蔡近於楚而楚昭王葉公諸

梁一時賢君臣也磐桓以竢焉前後六年見棄公不合卒見昭王將用之矣而子西間之昭王亦死知諸侯無復可與共事者然後浩然有歸老之意然猶反於衛五年以須魯人之招也蓋翔而後集故歟孔子於衛見南子於魯欲從公山弗狃於晉欲從佛肸弟子或疑之而後世亦未免焉昔柳下惠嫗不逮門之女魯人不以為淫魯有男子與婦人皆獨居婦人有急將從之拒而弗納婦人曰子何不為柳下惠男子曰柳下惠則可吾則

不可孔子聞之曰學柳下惠者未有若此人者也然則

此亦孔子之所獨歟

古史卷三十一